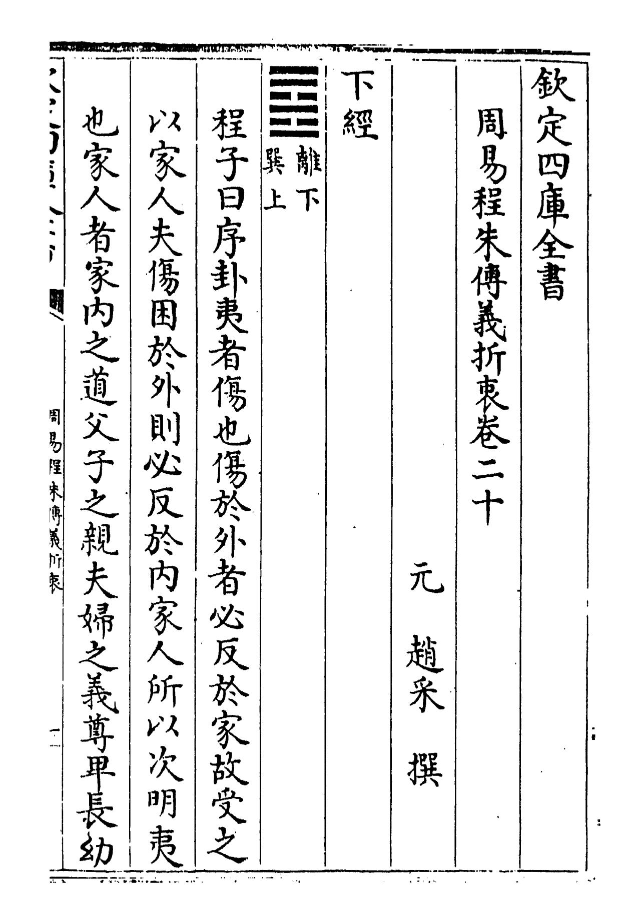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

元　趙采　撰

下經

䷤ 離下巽上

程子曰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

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

家人利女貞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愚曰此卦辭也言家人一卦其要利於女之固守其貞也家人一卦男女皆在其中而卦辭獨以女之貞為利則所重在女也又卦之二體皆女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天下之難正者莫婦人若此世之治亂國

之存亡家之興替所從出也故卦辭以利女貞三字斷之女始為女中為婦終為母一家之中女正婦正母正則家道無餘事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程子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愚曰彖以卦才言下卦為内二乃内卦之主為陰位之正以六居二女正位乎内也上卦為外卦之主為陽位之正以九居五男正位乎外也先言女而後言男因卦辭之本文也前卦辭專言女貞此兼言男女正則知女雖正而男或不正則家道亦不能成必是男女俱正各不出其正位然後天地之大義以全正位二字最要看外者男之正位也故禮男子不晝居於内晝居於内問其疾曰汝有

疾歟何為晝居於內也內者女之正位也故禮婦人晝不遊庭非傅母保母不下堂出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此則男女各於正位上處不相侵凌男女安得不正男女正一家無事矣此先男而後女者地無先天之禮所以明一家大分之常也夫天高地下各有其位位不相狎乾健坤順各有其道道不相亂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然天地大義一句意聖人亦是從卦爻上說來

上卦之巽由坤一索於乾而成九五一爻乃乾九五未變之本體故言男正為天之大義下卦之離由坤再索於乾而成六二一爻乃坤六二爲之故曰女正為地之大義聖人言此亦是要人識得男女以正非是强揠乃天地自然之大義家其可以不正乎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程子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

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愚曰此言父母亦是就五與二兩爻上説來變男言父變女言母者葢家人之屬始則為人男女終則為人父母故合始終而言之也家人之道有嚴君嚴君之責在父母无尊嚴則愛敬衰无君長則家法壞唯九五之假有家居中守正極盡尊嚴君長之道六二之无攸遂貞正不奸克相尊嚴君長

之道則非唯不失吾始焉爲男女之正且可使一家男女皆得其正矣或曰母親而不尊豈得爲嚴君乎曰主嚴君之道在父相嚴君之道在母父若盡其道而母或反是則非以姑息牽之必以長舌撓之矣家欲正可得乎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程子曰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

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朱子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愚按文公解此節謂有六親之象王氏解九五爻交相愛云六親交相愛言家道之正皆係於五也愚敢合二説而言之葢九五正位乎外乃一家之主一身正否一家係焉五於初為父於上為子於三為兄於二為夫五父父則初子子初之悔亡以

五而正也五子子則上父父上之終吉以五而正也五兄兄則三弟弟三知嗃嗃為吉嘻嘻為吝以五而正也五夫夫則二婦婦二之无攸遂而貞吉以五而正也四之婦婦而順在位雖屬乎三之夫夫而無與於五然推正家之本皆由三視五而盡夫道之正故四亦視二而盡婦道之正也所謂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也六親正則一家正天下乃一家之移也蓋能正一家父子之道則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矣定如瞽瞍底豫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之定兄弟夫婦皆由是也然觀彖傳説天下二字可見上面許多宗主只在九五身上若非位居九五則雖善不專正家之化安能遽致天下定耶雖然正家而天下定一句雖是王者事而家道正以上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大抵家道正須是六親箇箇要正然總正之綱者則又在九五一人而已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

愚曰以兩卦外象言巽為風離為火風自火出朱子謂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亦猶家之君子言有物則聽者皆務實勝行有恒則

見者皆有恒心此即大學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之意言有物蓋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故不言誠而言有物只此一卦卦辭專以女言彖辭以男女言象辭以君子言君子者其指九五與蓋家必有主君子者一家之主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程子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

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朱子曰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

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初為有家之始九是陽剛之才以陽剛之才處有家之始而能防閑其家者也閑如馬之有閑所以閑其內出也然閑之於良心未變之時易閑之於良心既變之後難故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程傳云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正之一字最善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志未變動之前而閑之何往而不正哉

易雖不可確定說然以朱子言爻中有六親之象
推之則此爻其九五之子與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
占如此
愚曰六二以陰而居内卦之中女之正位乎内者
也女之處乎内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所謂未嫁
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無一得自遂故曰无攸

遂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其職不過居中主饋而已潔粢盛以承祭祀進甘旨以奉舅姑為酒醴以饌賓客皆中饋之職也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是也雖然此婦職也而有婦德焉在貞之一字而已貞則吉一失其貞萬有俱喪故家人一卦獨此一爻言貞而卦辭言利女貞者豈指此一爻而言與象又賛曰順以巽也所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然此六二之貞却是因九五正家有道若

女正而男不正將有大不利於女貞者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程子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

未得寛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

朱子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

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愚曰此爻以陽剛處陽位以嚴治家者也治家而雍肅兼備夫何憾必不得已寧以嚴毋以寛敗嗃嗃焦急嗷嗷之狀如詩多將熇熇之義嘻嘻笑快樂之狀九三剛而過中治家太嚴使家人嗷嗷然不自安於下故不能不傷恩而悔於嚴厲然家道齊肅人心祗畏反為家之吉也若夫縱之以

寛使為婦為子者終日嘻嘻或歌或号或笑或謔一時雖似適意乃法度所由廢倫理所由亂豈保家之道乎故終歸於吝象贊嗃嗃未失言雖非家道之善然未至於有失嘻嘻則失節多矣以六爻六親之象推之此爻其九五之弟而六四之夫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程子曰六以柔巽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

居家之道能保其富則為大吉也

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愚按朱子云陰主利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但富字是活動字言富盛其家非貧富之富恐不當專主利言象又贊曰順在位也可見家之所以富只在四之順位順位者言四以柔順之德而得陰位之正以本義二四婦推之則家人

一卦二女同居今也二順以巽四亦順在位以順為正不愧於六二焉此所以能富盛其家亦猶禮言夫婦和家之肥也四迫近九五四之能富家其亦九五主家之正之效與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子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内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

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已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

朱子曰假至也如假於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

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愚曰九五以陽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九五為天下國家之主居中守正有家之道無纖悉不至處故曰王假有家假至也言家道極至了家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故曰勿恤吉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齊其家是也象又賛

曰交相愛言六親因九五正家之道極至而交相愛也文王為君以太姒為配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其不交相愛乎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此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程子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守常也況欲使

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文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

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朱子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愚曰上九以陽居上在卦之終程傳云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非至誠不能又云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家之患常在於禮法不足而生悖慢義兩得矣但孚自孚威自威今觀辭義乃是孚誠之中自有威嚴如春風和氣中有嚴霜烈日在

使吾威嚴不出於孚誠則其威暴戾之威而已故必出於孚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苟在我者不先有孚誠則人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又贊曰反身之謂也尤發明得威如之義不是厲聲正色乃事事反身而求使无一毫愧恨孚信於一家之中自然不怒而威故為終吉

䷥ 兌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

睽小事吉

程子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朱子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

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内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愚曰家人睽均二女而有離合何也曰家人之巽離婦姑也婦姑參辰而骨肉睽之離兊姊妹也姊妹骨肉而參辰此其所以為離合也卦雖睽以才

德言尚可小有為故繇詞曰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程子曰彖先釋睽意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程子曰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兑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於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

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程子曰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

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隂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愚曰以卦之二體言則水火同動而勢異二女同居而志乖以卦之才德言兌德之説麗離德之明柔上行於五而得中五下應乎剛而濟柔而不可以大事何哉睽之時人情乖隔相與者未固非剛

明中正不能合天下之暌故五之柔僅可吉於小事況六爻多乖疑不合二五雖正應亦遇於巷乃得通焉不能至誠相與安可吉於大事哉雖然理有以暌為貴者患人不善用之耳是故天地上下其位不同而化育之事同萬物散殊其趣不同而生長斂藏之事類男外女內其别不同而倡和之志通因暌而志其同則居暌之時致暌之用豈不大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彞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愚曰離兑同為陰而所趨未始不異君子體之以

同於道而異其跡微子箕子比干同於仁而去奴死各異其志伯夷伊尹柳下惠同於聖而清任和各守其節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不同非所拘曾子子思易地皆然而去留非所泥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程子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

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無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巳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

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絶也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絶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朱子曰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

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愚曰初與四不相應所以為睽本有悔四有坎象坎馬也兊為毁折為附决喪馬之象也初往應四則初為得馬今四剛也兩剛不應則初為喪馬矣然睽諸爻皆有應四獨无與安得不動而求初乎矧初同德也四以初同德而之初初因四先而往四是初喪馬不逐而馬自復也坎又為盜盜惡人也四不正而剛險非惡人乎然四既先初安得不

往往所以辟咎故无咎先儒以為如孔子之於陽

貨是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子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

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

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

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

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

覿其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使就合而已非枉巳屈道也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朱子曰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睽家人之反家人之六二有艮象艮為門為徑家門之有徑者巷也巷委曲之道主五也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求通而後遇委曲非枉道之謂也乃至誠宛轉以蘄於合故曰未失道也曰未失聖人恐後世以遇巷為非正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程子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矣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

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
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且劓言重傷也三不
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無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
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
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
也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
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
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

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朱子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髠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三以坤變乾坤為輿為牛坎為曳離為目故曰見輿曳六三欲從上九而處不當位其柔不能上行而二與四皆恃其陽或曳其輿於後或掣其

牛於前三其能進而從上乎然三與上陰陽正應天合也二四之曳掣人力也彼恃人力以阻己己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然動得其正睽極則通天合豈人力所能終扼之哉故初雖睽終必有合

象曰遇剛也剛上九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子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

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
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无睽之悔處睽之
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
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
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有應援自然同德相親
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
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
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

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亦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葢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

朱子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愚曰初與四皆失應故初喪馬而四睽孤然二剛同德相求故初則勿逐而自復四則遇元夫而交孚初見惡人欲求通於四也四遇元夫則交孚於初也元夫初九之謂也兩相遇故曰志行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

而深入之也當暌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愚曰五柔居尊位合有悔然五得中而應二之剛則以剛輔柔故悔亡五離也二雖兑而有離體是與五同宗而為五所宗也噬膚謂自二至上有噬嗑體故曰厥宗噬膚程傳解噬膚云囓肌膚而深入却似解噬膚滅鼻恐非此爻義本義以為易合得之矣却又不曾說得明白愚敢發之睽離之時五

往就應人謂必為剛所傷然三雖剛實在兊體五又以柔下之假令傷亦必淺而易合往亦何咎往則有濟睽之功而成國家之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冦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處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

應實不孤而其才性處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無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

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讎乃婚媾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朱子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

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於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睽未有不孤者也上始疑三故亦曰睽孤離為目坎為豕坤為鬼坎為輪坤在坎上下載鬼一車也離為矢坎為弓弧也上與三本相應睽之世

乃各以所見之妄而有疑焉見三之上有豕也則疑其不能近見有車也則疑其載鬼其先虛實未辨則張弧而欲射之其後見其非害也則說弧而姑置之聖人曰凡汝所見皆妄也三非汝寇乃汝婚媾也往而遇雨陰陽和合則吉矣睽未有不同者也蓋上往應三則必遇坎水陰根陽故曰遇雨又贊之曰羣疑亡也方羣疑之未亡則千猜萬忌無的事以為有相毀相謗皆無著實故有見豕載

鬼之說及羣疑之亡也則豕非豕也塗非塗也鬼非鬼也車非車也如煩熇蒸鬱之遇雨頓然冐中暢滌而消釋無一或存至此則知百年之嫌隙可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過咎可以一念消始之大乖終未有不大合者也然則睽之時其所以用睽者可不求其所以同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張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一

元　趙采　撰

䷦ 艮下坎上

程子曰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程子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茍

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朱子曰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

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

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程子曰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蹇有險阻之

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坎險在前

下止而不進故為蹇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

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

時用大矣哉

程子曰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

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往而有功也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如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人不能順時而處

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愚曰卦彖言利西南不利東北東北謂下體艮卦
西南却無其象先儒皆以平易釋西南然必卦有
西南象聖人方說出來此當以卦變言葢蹇是小
過變也小過未變時三四五爻互兌兌西也至震
初爻進於五為蹇又互離離南也然西南何以言
利東北何以不利小過之九四往居於五而得中
此濟蹇之大人也蹇之大人以剛德而得中道於

濟難也何有故曰利西南若艮則見險而止難何由濟乎故曰不利東北然彖於見險能止乃以智許之於不利東北又以道窮討之且以往見大人為利者何也蓋當蹇之時用蹇之道能止智也能往亦智也知所不利而止與擇所利而往皆智之事智則終有功矣大人立險中何以能正邦當位而貞吉也程朱二先生以為除初六外餘爻皆當位蓋是說陰陽之位但夫子未有除初爻意思而

初亦無凶辭看來只是說九五蹇之時用大矣哉

使用易者變通於爻象之外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子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已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

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愚曰水冐於山蹇之象也自古惟德足以已難是以君子必自反也陸贄之告德宗不過如此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程子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無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

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無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六有碩義

愚曰當蹇之初才德俱弱位應兩亡退而自修可也故往則招蹇來則有譽象不絕其無往惟戒其速往故以宜待釋之待者待蹇平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程子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

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險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隂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已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為勸矣雖艱戹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能成功然終無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

謂其無尤所以勸忠藎也

朱子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愚曰五王也二五之臣也故曰王臣二欲濟五之坎險必涉坎而後可卦中有重坎故曰王臣蹇蹇二往濟五蓋為君謀非為身計故曰匪躬之故象以終無尤獙之若曰忘身徇君假使無成亦無過

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程子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隂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愚曰卦除五外惟此一陽有濟蹇之才然居不得其位非得君之應臣之助也三應上而鄰二宜擇

所去就焉二上之才德均而權位異上在外無位

三往而就之安能濟難祇益蹇耳故曰往蹇二勤

勞王室三若來而就之當反蹇而爲夷焉故曰來

反象曰内喜之内二也二德陰柔喜得剛助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程子曰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

同處艱戹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與在下

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

類相類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愚曰四以陰柔之資介兩坎之間欲往就五則近而非應欲求趨初則遠而無應進不勇前如或礙

之故曰往蹇退不勇後如或絆之故曰來連象曰
當位實也若曰所以進退連蹇者緣他以陰得陰
位又上下皆坎坎中實也往來皆險難連者難之
相仍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程子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
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
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

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無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於孔明唐肅宗之於郭子儀德宗之於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茍無其臣則不能

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愚曰有天下者不畏多難而畏寡助不患寡助而患失中坎人所畏而不犯者也五獨處坎中而不畏蓋其以剛得中足以任天下之大難而不辭是以多助之至不特二為之應而九三之朋亦不約

而自來三與五同德故曰朋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五不特已得中又能以其中者節三之剛使不過節二之柔使不至不及然後可與同濟天下之大蹇天子以天下之難為難故曰大蹇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冐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二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

尻塞窮蹙碩大也寛裕之稱來則寛大其蹇舒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隂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舒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舒則為極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無剛陽之助故無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

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唯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為吉也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内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陽剛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

朱子曰已在卦極往無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愚曰碩謂三也貴謂五也蹇之六爻獨三與五為陽易以陽為大陰為小陽為貴陰為賤碩之為言大碩果不食亦謂陽也上六居蹇之極出蹇者也然猶曰往蹇何也陰不能獨濟必應三從五而後有濟也故曰往蹇來碩又曰利見大人三在內卦

之上志在内謂九三也九五者大人之位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從九五也

☵☳ 坎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無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之作盖陰陽交感和暢而發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

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程子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

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

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

故夙則吉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程子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則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

歸也不云无所往省文耳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既明處蹇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賛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愚曰此卦蹇之反九二蹇之九五也九四蹇之九三也九四在蹇為艮艮欲其止不止則犯難九四在解為震震欲其動不動則不能免乎險艮坎震皆坤體故二卦皆曰利西南解不言不利東北者其象乃東北之卦也坤體順又為衆當蹇難之後人皆厭亂九四以剛而立乎至順之地而衆從之故曰往得衆也其者指二也難方在外二往濟險則處乎險中以身任之而不辭當是時以往為中

大難既解无所事於往也則五來復二當是時以來得中得中則吉也然既曰无所往復吉矣又曰有攸往夙吉何也盖无所往復吉此以解之内卦釋解也蹇之九五來為内卦之二外難解矣難解則宜靜靜則復常而得中武王之歸馬放牛豈復更有所往乎有攸往夙吉此以解之外卦釋解也蹇之九三往為外卦之四震足動矣難有則宜動動而後免乎險使周公不往而征四國難豈解而

功豈有乎動而往則衆心之所歸故有功靜而復
則中道之所在故乃得中往宜夙則復亦不宜後
也天地解而雷雨作此數句不過因震坎象而發
出解之時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
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
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

作解之象體其發生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愚曰赦宥行於難平之後宜也過失則赦之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程子此說甚善今之肆赦猶然也雖然世不獨肆赦乃并與慶賞而行之先儒病其太寬而長惡此立治之確論而天意主生聖人法天以用其仁故至於今不廢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程子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無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無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愚曰難之初解天下之所同幸言不足以盡意故止曰无咎則言簡而意有餘孔子釋其義其辭亦

約曰剛柔之際夫解之外卦屯之內卦也屯之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謂震也今震居外則外難解矣初雖係應於四然聖人曰剛柔之際則是言初六之柔接九二之剛不待四應而陰陽已和患難自解故一言以蔽之曰无咎義盡於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

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

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愚曰二為田自二至五有艮坎離象艮坎為狐離為矢二剛上行歷三爻而坎毁田獲三狐也二動離為坤黃坤之中色得黃矢也致難者小人獲狐獲隼去小人之為亂首者也狐陰也三衆也解之六五用剛中之君子以平難九二是也黃矢中正

之謂也中則无不正惟君子之中正為能去階

以平天下之難故三狐雖幽狡隱伏之物終見獲

於九二中正之君子矧二處險中知險之情以斯

解險宜无不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程子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

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

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畀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至乃己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

至苟無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横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謂也

愚曰三上負九四下乘九二坎為輪為盜解者難

平之卦也聖人於爻象乃推其所以致亂之由甚矣聖人憂世之深也六陰也小人也而居剛借也乘剛又借也如負販小人一旦乘軒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斯所以為致寇之道小人云者非但奸邪之小人也才下慮淺志陋識凡皆不可竊居盛位使是人勉而為貞猶可吝也況不正乎況奸邪乎然則凡小人之竊位固大盜之招也象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不罪盜而罪小人其罪小人者罪用

夫小人者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已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爲解

朱子曰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隂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

愚曰四震為足初六在下體之下動而應九四之足有拇之象陽與陽為朋謂二也九四君子也當去小人今乃應初初小人類也四與小人相應則二之君子與我為朋者不信而去蓋覲近臣以其所主也故解其拇則二自至而孚於五矣象曰未

當位蓋九四德位未當而跡近小人所以起疑若
九當其位則青天白日雖受小人之歸可无疑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
退也
程子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
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
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
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

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君子之所以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朱子曰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

愚曰成天下之難者必小人也則解天下之難者必君子也卦自初至二自三至四皆有巽象巽為

繩難之未平如亂繩焉故曰維平艱者如理繩而解其結故曰維有解六五以柔居尊位无甚難之才故聖人教之以用君子而平難曰君子維有解言解維君子之事非小人事也用君子而使維有解則吉然亦要有孚于小人大率小人之魁當去小人之羣未能盡去既去其魁且慰其羣使有以相孚而退聽君子之所為而難平矣何者小人進而爭功非已難之道也故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九四九二是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程子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牆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

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盡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申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茍無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無括結發而無不利矣括結謂阻

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茍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無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朱子曰繫辭備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一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二

元 趙采 撰

䷨ 兌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

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如累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程子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常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於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

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朱子曰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程子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

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

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虚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虚之與時偕行也

愚曰卦何以為損彖釋之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曰損下益上者謂損自泰變損下卦之九三以益上卦之上六如損下之財物以益上之征求也曰其道上行者謂以象言則澤上潤於山以爻言則下三爻皆應於上如下樂輸以奉上也於有孚則

釋之曰損而有孚言損之貴乎信也不信而損人誰樂輸以奉上哉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可見先信而後可行損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自然之道也以天則元吉以人則无咎以道則可貞以事則利往損之四美皆自一孚中來也於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則釋之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因釋二簋併廣損益盈虛隨時之義二簋

雖可享應必有時如遇坎險則樽酒可以納約遇既濟則禴祭可以受福是也使當萃革之時而亦行之則君子以為謟矣損剛益柔亦有其時如當大壯大過之時損剛可也使當小過剥之時而亦損之則正道滅矣要之損中當有益盈中當有虛與時偕行用之達變唯知道者能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程子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

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
者惟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慾也
愚曰兌為和艮為止君子法兌之和以懲忿法艮
之止以窒慾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程子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
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
損己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

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益非損已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

朱子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無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愚曰凡益人者先事而往則人有所不受後事而往則我有所不及已有事而遄即往既不先之又不後之與之合志矣彼六四之疾也初往益之先焉不可也後焉亦不可也必待其已疾而往焉故藥為益而疾遄喜合志故也如此則何咎之有雖然以剛益柔又當有以酌之太剛則柔有不受不剛則無益於柔之疾故曰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程子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説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説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正而用柔説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居二非正也處説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

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

朱子曰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愚曰二五皆中也二欲益宜如何志乎中足矣中則正正則利若往而益之則凶何者益君雖臣子

之分然理有不容益則弗損已以益之者乃所以深益之也中也者性之全道之未散者也五既中矣尚奚益哉二或征焉而往益之則將散五之全二雖損而五不為益矣九雖剛德而二居兊體剛則好動兊則好說故聖人告之以利貞征凶欲全二五固有之中也中以為志不知其他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子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無不二者一與二相

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一人行而得一人

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朱子曰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參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愚曰此爻程傳云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不知卦以損下益上為義

下可言損上不可言損三人行損一人只是乾三爻同進損九三一爻以益坤若上下皆損則是六人而損二人也又程傳云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皆為得其友也不知夫子繫辭以天地絪緼男女構精發此爻之義只是說九三上去交陰得上六下來相與為得友也若以二陽二陰同德相比為友豈所謂絪緼構精者乎蓋此卦自泰變泰則乾坤位交損則乾坤氣

交氣交則致一而為生化之本也何者交則一天地之氣交故致一而萬物之氣化日以厚男女之道交故致一而萬物之形化日以滋夫乾益坤而為艮兊是以有天地男女之象也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何也此言乾損九三而一人行則天地男女之氣交而致于一若當來三人同行則參錯不能致一便是疑貳了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程子曰四以隂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無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為可喜也

朱子曰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隂柔之疾惟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無咎也

愚曰六四下從初九六九易位則四為坎坎為心

病爲耳痛疾之象也初九既益各復其位則坎毀而四之疾損矣故曰損其疾夫人方疾則憂疾而損則喜可知也使遄有喜者初九也初九見四已有事而速往故能損六四之疾使遄有喜而無咎若夫無疾則無憂無憂則無喜六四偏於陰不能無疾初九以剛正藥之積年之病一旦損去爲喜豈不遄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程子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决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

祐也

朱子曰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愚按此文程傳於十朋之絶句朱子云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又按崔憬謂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則十朋之龜元龜也程子之説恐未允

泰一變歸妹二變節皆有離象又六五應九二九

六易位亦有離象離為龜坤數十故曰十朋之龜
六五虛中自損以應二天下爭益之或云者衆之
謂也衆皆益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凡易稱自天祐
之謂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六五損德之脩故元龜
不能違元龜之不違天不違之也天且弗違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曰元吉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
損益之大得志也

程子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其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

則無咎而得其正乃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無有內外也故曰得臣無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無家謂無有遠近內外之限也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朱子曰上九當損上益下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

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無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無家

愚曰此正受益之文然處損之極居艮之上損極必變則我之損人者當弗艮止也人之益我者當止變損人而為弗損止人益而為益人此蓋知理有往復受而能施故可以免咎可以為正而獲吉可以利於有往便與繇詞所云同又可以得國

爾忘家之臣夫為臣忘家義也今待益而後忘家何耶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況此就上九言之象以弗損益之為大得志可見損人非聖人本心大抵損義有三有損人有損惡有損過損人者貴止上九弗損是也損惡者貴速六四去疾大象懲忿是也損過者貴中初九酌損九二利貞彖二簋有時損剛有時是也他可隨事制宜矣

䷩ 震下巽上

程子曰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程子曰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朱子曰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

愚曰損益二卦均為損損剛益柔然損下名損益下

名益者謂損下乃自損益下乃自益損彖言與時偕行則兼益言欲其損中有益益彖言與時偕行則不兼損欲其長益而不損也損繇歷四言而後到利有攸往益繇義盡卦名更不加詞便說利有攸往損止於利有攸往益說利有攸往又說利涉大川益之功用其大如此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

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程子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無疆謂無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為道於平常無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難乃益道大

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無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無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無方謂廣大無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天地之益無窮者理而已矣聖人

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愚曰彖何以釋卦名謂益自否變損否上卦之九四益下卦之初六是為益也坤為衆民也益之巽乃損之兊故曰民說益惟損上益下惠足以使人故民說無疆益惟自上下下以成其益故其道大光此以九四下益初六而言益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以二五巽震二象而釋繇詞也蓋二五之君臣相與以中正而為斯民

之慶是以有攸往而無不利也木道乃行伊川云是益道乃行文公以為不必改木字為益字葢文王八卦震巽皆為木木之道行是言震動巽順足以涉大川而安利否變漸渙皆有涉坎之象故云又漸渙亦互離離日也故曰日進無疆否變益則天施一陽於地地得之以生萬物萬物出乎震故曰天施地生此以卦變而廣益義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益道至此葢與日月合明天地合德四時

合序又豈有方體之可求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無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

愚曰恒風在雷下則雷雖迅而其聲為風所隔故雷聲徹上不至震驚人只以為尋常故曰恒益則

風在雷上雷震於下而風自上壓之雷聲下而不上故迅烈震驚人皆恐懼震怖悔咎省愆故曰益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程子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巳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

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無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已有咎乃累於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無咎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朱子曰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無所報効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無咎

愚曰初九民象也卦取損上益下為義四損以益初彖謂民說無疆於此爻見之利用為大作陽為大震為作大作者興作之大者也興作之大而下不厚事謂初不以興作事重大而難之也一線之溜可以達石心誠達之物無厚者矣禹疏九河鑿

山通道民以為是益我也而勸趨之夫豈以為厚事而難之者哉孟子曰故民之從之也輕其不厚事之謂乎元吉無咎者蓋初九之民感四之益我有大役焉皆曰是役也上之人所以吉我而其事無咎故不以為重大而難之也可知矣損上益下其為益也如此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程子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

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衆則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

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朱子曰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

九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程子曰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愚曰益之二損之五也故爻詞同然有異者損六

五以柔居剛剛能持守故曰元吉益六二以柔居柔柔易變遷故曰永貞吉如坤之利永貞也坤永貞而後免龍戰之災益永貞而後得臣道之吉又有巽者損五君位受益無疑益二臣位臣無受益之理故二受衆人之益不敢自享以之享王王以之享帝此其所以再言吉也乾五為王五兼上九為巽巽為工帝者天之工宰又帝出乎震皆有帝象故曰王用享于帝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聖人

特變文不使與六五之詞同也損之六五曰自上祐之君之詞也益之六二曰自外來臣之詞也大臣虛心守正而人自益之故曰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子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也果於為益用之於凶事則無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

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無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無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

或曰三乃隂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隂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

朱子曰六三隂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葢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無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程子曰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無咎若平時則不可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程子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

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陽剛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爻詞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

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朱子曰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愚曰三居二上四在五下皆非中位聖人於此兩爻皆曰中行何也中無定位二五上下二體之中

三四合六爻觀亦中也三欲益民四欲益國各不私其心而克協于上下夫是之謂中行其皆曰告公何也公也者政事之地所以公天下而行之者也人臣無遂事三既遂事而後告諸公公信之四不敢遂事先告諸公而公從之水旱荒札大兵之後皆凶事也方民之急人臣欲益之當如救焚拯溺豈暇先告諸公而後益之此三所以既遂事而後告公也若夫遷國大事也非人臣所宜擅行者

故先告諸公公從而後遷之則利於用民力矣夫用民力莫大於遷國遷國亦民所為依賴者其用之固所以利之也矧初九之民不厚事而可與大有作者哉聖人於三之象曰固有之者謂凶事不告公而先益之者世固有之也非詭事也於四之象曰以益志也謂四以遷國先告公而公從之者為四以益民為志而公信之也益道非一端人臣者以通變而遂事聖人於此兩文以盡天下之變

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子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茍至誠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

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於益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為恩惠也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朱子曰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愚曰此爻兩言有孚者二變應五有中孚象上之惠下出於孚誠下之德上亦出於孚誠夫問焉而

後悉非天地之施也天地不擇物而生聖人不擇人而益其益無方而民說無疆此其所以為元吉

此其所以為大得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程子曰上居無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

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無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朱子曰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

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溺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

愚曰上九益之極極則必變故有莫益者矣古之君子所以益人者於言動交際之間見之必安其身而後動必易其心而後言必定其交而後求其者指人而言也我既安人之身而不危之則動而人必與我矣我既易人之心而不懼之則言而人必應我矣我既與人交而有以定之則我求而人必多助矣此所謂益人所以益己今上九皆莫益之宜其或有擊奪之者此所謂傷人正所以傷己

君子修三者之益是立心於恒久之地上九反之是立心勿恒也故凶象於莫益之曰偏辭夫修此三者故全全則不偏矣今上九不知益人故偏於或擊之曰自外來也我既不益外則傷必自外來鹿臺鉅橋非所以來外之武王平瓊林大盈非所以致外冦乎自外來則凶無及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二